

征程如画

一支义勇军进行曲

我常说，自己一生画了这么多革命历史画，不是个人的选择，而是时代的需要。从《英勇不屈》到《井冈山》上》，从《娄山关》到《血肉长城——义勇军进行曲》（见右图），每一幅作品背后，都是凝固的历史、不朽的英雄与深情的致敬。

在这些创作中，我的一个深刻体会是：主题思想是画作的灵魂。

1961年，中国共产党成立40周年之际，中国革命博物馆组织开展革命历史画创作，我承担《英勇不屈》的创作任务。起初，第一稿表现的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惨烈场面，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同志看后说，太悲惨了，画作不应该表现悲惨，而是悲壮。这一字之差，点醒了我。

我反复阅读毛主席《论联合政府》中的那段话：“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，被征服，被杀绝。他们从地下爬起来，揩干净身上的血迹，掩埋好同伴的尸首，他们又继续战斗了。”“继续战斗了”——这才是主题所在。找到主题，画作才有了灵魂。从“悲惨”到“悲壮”的转变，让画作最终顺利完成。

《血肉长城——义勇军进行曲》的创作同样如此。2005年，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启动。当时，有关领导点名让我来画这个主题，同时叮嘱我可以放手创作，不必局限于为博物馆的展览创作历史插图。我和学生翁毓亮反复讨论应该如何表现主题——画田汉写词？聂耳谱曲？不，那只是表象。我们最终锁定那句歌词：“把我们的血肉，筑成我们新的长城！”这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核，我们认为画作的主题思想应该在此。作品没有描绘具体的历史情节，而是表现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，以此来感染人、鼓舞人。

要画好历史画，必须深入生活，获取真实的养分。

画《娄山关》时，我带着铺盖扎进了贵州的大山里。山上生活清苦，粮食都要自己背上去，每天靠洋葱、土豆度日。山上只有一个纪念馆，守门的老大爷养了两头小猪，一个盆

七夕，人们常会想到牛郎织女的故事。银河、鹊桥、相会，这些熟悉的意象，让七夕成为一个浪漫的节日。但在古人生活中，七夕还有“乞巧”习俗。比起神话传说，在宅院里穿针引线的女性群体，或许更能让我们看到这个古老的节日真实而具体的一面。

南朝梁宗怀《荆楚岁时记》记载，七夕妇人“穿七孔针”并“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”。古人相信织女善织，对织女之“巧”心生向往。七夕这一天，女子以穿针乞巧，寄托对灵巧手艺和美好生活的向往。唐代林杰《乞巧》写道：“家家乞巧望秋月，穿尽红丝几万条。”一个“家家”，说明乞巧并非小众雅事，而是融入百姓生活的日常习俗。不只是在民间，乞巧也是宫廷七夕活动的一部分。清代佚名《雍正十二月行乐图轴之七月乞巧》（局部见上图），描绘的正是七夕时节圆明园中的乞巧情景。

古时，七夕又称“女儿节”，故作品中人物以女性为主。她们身姿各异，妆容精致，或聚或散，主要集中在画面正中的临水月台上。远山起伏，林木掩映，亭台水榭之间，稚子嬉戏，童仆穿行，身着常服的雍正闲适地倚坐于远处敞轩的中间位置，望向月台，那里，女眷及幼童们正兴致盎然地进行着各种乞巧活动。人物、园林、山水、节令供案及琳琅器物彼此交织，疏密有致，层次分明，一个弥漫着七夕气息的庭院场景就这样铺展在观者面前。

饶有生气的是画中人物的表现。山水楼台间，人物虽整体比例较小，他们的身形、面容、手足、服饰却被刻画得十分细致。以集中在月台的女性群体为例，其五官传神，眉眼间隐约透出期待和欢喜，让人心神为之所动。画中人数众多，却没有喧嚣之感，整体流露出一种闲适欢悦、淡然有序的气息。配合男性人物在庭院敞轩中的活动，画面更富世俗生活之气。这些画面皆让所乞之“巧”不再只是一个抽象字眼，而有了具体的现实生活场景。

“巧”，技在手。穿针乞巧，看似简单，却最见手上功夫。画中月台上的供案旁边，一名蓝衣女子正在两名同伴的凝视下，高举素手，细穿七孔针，神情欣然。她们深知，手上的灵巧，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有的，要靠日积月累的练习。女子对织女之“技”的仰慕，也落在自己对技艺的追求上，乞得十指巧，不负七月七。

“巧”，慧在心。乞巧虽然体现在指尖技艺，背后却需要有一份沉静和判断，可谓心灵方能手巧。画中供案前身着杏黄衫的女子心神专注，躬身向前，看准时机投针入水。身旁围观的三人目光紧随银针，细细辨识针影落在碗底的图案。此巧在于心手相应，分寸有度。

“巧”，应在眼。画中月台的角落，在一名女官看护下，两名男童各手持一个喜蛛木盒，正彼此查验喜蛛结网的成效，嬉笑之间，仿佛所愿皆如意。这一份童真，更为画面增添了几分节日的喜气。

从宋代李嵩《汉宫乞巧图》到明代仇英《乞巧图》，再到清代佚名《雍正十二月行乐图轴之七月乞巧》，七夕乞巧的习俗绵延千年。这些画作里的庭院、人物各有不同，但人们对“巧”的追求始终未变。古人的愿望，就融汇在这些日常的节俗里，节日也因此多了一份文化的内涵。

▲扫描二维码，观看相关视频。

不忘来时路 画好历史画

金山石



子既喂猪也给我们盛饭，起初我实在咽不下去，后来也习惯了。我在山上待了18天，因为一定要捕捉到“苍山如海，残阳如血”的景色。贵州天无三日晴，到第十八天，终于盼来了夕阳，这让我有了真实的感受。艰苦的生活使我深深体会到，当年红军历经磨难取得革命的胜利，实属不易。

画《八女投江》时，我去黑龙江体验生活，突遇暴雨，引发洪水，半夜背着铺盖离开。走到半路，水已齐腰深，冰冷刺骨。那一刻，我切身感受到八位女战士在江水中是什么滋味，体会到当时她们是多么英勇。回到浙江美术学院（今中国美术学院）后，我马上开始构思、创作这幅作品。我想表现的，不是她们怎样去投江，怎样去抗敌，而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伟大精神——她们宁可站着死，也不愿跪着生！正是那些直接和间接的生活体验，丰富了我对历史的理性与感性认

识，让历史画有了血肉。

我在历史画创作中喜欢用象征性手法。《娄山关》的创作难题是如何表现“二进遵义”——画面无法直接写“二”字。中央红军要想“二进遵义”，就必须占领娄山关。写生时，我看到路边有一块碑，上面刻着“娄山关”三个字。我受其启发：如果进娄山关的话，这块碑是在路左边；如果出娄山关的话，这块碑是在路右边。我将碑画在行军队伍右侧，昭示部队打了胜仗归来。我用这个细节解决了历史真实与艺术表达之间的矛盾。

油画是舶来品，但我在创作时注意让作品符合中国人审美，以油画语言表达中国精神。苏联时期著名的亚美尼亚油画家萨里扬曾叮嘱我：“中国有优秀的文化遗产，千万别忘记。”西方历史画比较注重强烈的光影明暗，我的画有光影感但不强烈，更多用色彩说话，尤其爱用红色调来表达革命年代的壮烈与拼搏。

《血肉长城——义勇军进行曲》便用浓重的红色调，象征抗日烽火和胜利曙光。近景是义勇军——其中有战士、工人、农民、学生等，中景是千千万万的群众，远景是万里长城和红色天空。我把仁人志士与长城组合在一起，既象征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，也象征我们的抗日是军民团结奋战的抗日，传递着中华民族顽强不屈的精神。

我画了数十年历史画，没有一张让自己完全满意，总觉得还可以更好。我始终坚信：创作历史画，画的是历史的真实，而不单纯是真实的历史。历史画画的是精神，是能够穿越时空的力量。如今，年轻一代画家有很好的技巧和美学修养，但往往缺乏对生活、对历史的深刻体会。我希望他们多读历史，深入生活，不要忘记过去。站在建党105周年、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节点上，我希望观众从这些画作中感受到今天的和平来之不易，愿我们不忘来时路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。

（作者为油画家，本报记者顾春采访整理）

偶遇庞薰桢

吴洪亮

“浮游的前卫”展览上，我第一次亲眼见到庞薰桢名作《地之子》水彩稿原作。他舍弃直白的悲情叙事，以象征性手法凝视土地上的苦难。这件作品成为他由追求纯粹现代形式转向扎根本土现实的关键词点。站在画作面前，我内心满是震撼。它彻底点燃我系统研究庞薰桢的念头。

之后，我重读了《中国历代装饰画研究》，愈发理解这本书背后沉甸甸的治学精神。庞薰桢耗费20余年时间，搭建起一套完整连贯的中国装饰艺术通史体系，填补了国内美术史研究的空白。因为他在书中留下的一段令人动容的文字，我萌生了重新增补再版这部经典著作的想法。他这样写道，“考虑到书价高不利于普及，因此本书只用了少数图片，但是这又不利于读者。上列书名供读者查阅，多数书是比较容易找到的。”可几十年过去，他当年列出的参

考书目大多已经散佚难寻，原版插图残缺不全，普通读者很难顺着书单补齐图像资料。在刘巨德先生鼎力支持下，我们团队耗费大半年时间四处搜集散落的纹样原图、庞先生遗留的手绘稿，一点点补全插图，略感遗憾的是最终差7张图未能全部复原。

在对庞薰桢的持续研究中，还意外牵出另一位关键人物——英国汉学家迈克尔·苏立文，让我们得以打通20世纪中西美术交流的一条隐秘脉络。苏立文是最早向西方系统介绍20世纪中国现代美术的海外学者之一。牛津大学阿什莫林艺术与考古博物馆中国艺术策展人马照乐认为：如果没有庞薰桢的引导与交流，苏立文很难深度进入中国现代艺术家圈子，也就无法完成那部影响西方数十年的《20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》。

顺着这条跨学科的研究路径，我们还延伸开展了更多20世纪美术大家的个案考证。依托西南西北写生线索，多馆合作推出“别有人间行路难：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庞薰桢、吴作人、关山月、孙宗慰西南西北写生作品展”，对比同时代艺术家同题材写生作品，辨析不同艺术家的观察视角与艺术语言差异。这种以小见大的个案式研究，看似细碎，却能不断补全美术史忽略的侧面。研究庞薰桢，不只是解读一位画家、一位美院校长，更是触摸那个时代整个艺术生态、艺术交流的完整网络。我们称这种研究方式为“一叶知秋”。

黄永玉先生曾写下《庞家那棵大树》一文，深情追忆庞薰桢一家的艺术风骨与人格魅力。我格外中意他的那句话：“我还是常常想到薰桢先生和丘堤先生他俩一生诗意的经历，诗中有美也有悲哀和辛酸，后人若是纪念他俩，请用诚实和美的心地编织花圈吧！”

（作者为北京画院院长）

左上图为《瓷器·双耳汤盆》，庞薰桢绘。

用心用情用功抒写伟大时代，是新时代美术工作者的使命。在厦门经济特区建设45周年之际，以“一城春色半城花”为题的美术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并出版作品集，这是一座城市以丹青展现自身面貌的方式，也是以美术的形象语言讲述新时代城市发展故事的实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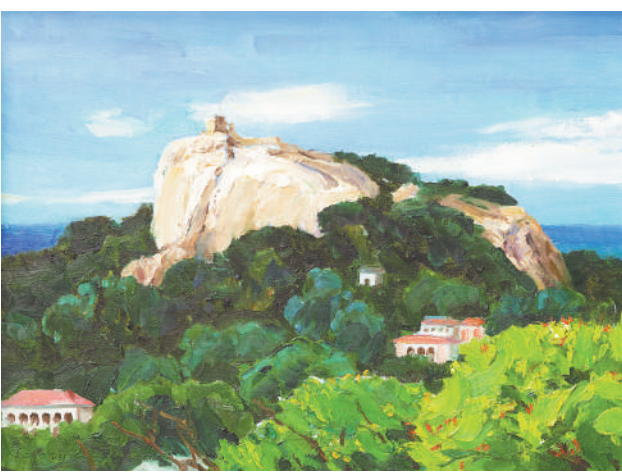
城市与美术结缘，需要城市有足够的形象魅力。厦门山海相拥，四季如春，温暖的阳光与和煦的海风孕育了满城的繁花与葱茏，加上独特的闽南建筑和浓郁的人文气息，一直吸引着画家的目光。伴随厦门经济特区建设的步伐，厦门更成为美术活动频繁举办和国内美术家经常踏访写生之地，在丹青翰墨中留下了城市发展的印记。

此次展览以丰富的作品类型、多彩的风格样式为厦门“造像”，生动展现了厦门旖旎的城市风光和蓬勃的时代精神。珍贵的是，展览汇集了一批美术界特别是油画领域艺术名家在厦门写生的作品。这些作品充满海天之际的宽阔视野、鹭岛绿荫的温馨气息、鲜明地体现出艺术家不同的语言风格和独特的美学格调，是艺术名家与厦门结缘的见证。新时代以来，厦门美术的发展成为城市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。在厦门市委宣传部大力支持下，厦门市文联、市美协、市画院等组织了多次“一城春色半城花”的采风写生活动并举办相关展览，邀请来自各地的美术名家深入城市建设与城市生活的各个现场，让写生的目光更聚焦、更有温度，留下诸多优秀之作。

围绕城市建设的采风写生活动在全国并不鲜见，但一个城市有规划地持续举办采风写生活动，厦门几乎属于唯一。正因有了多次写生基础和在写生基础上的专题创作，有关厦门题材的画作如多棱镜般折射出城市的丰富景观；也正因来自各地的画家和厦门市的艺术同仁经常交流探讨，反映厦门的美术创作不断向更高水平迈进；厦门的画家队伍也是全国美术创作中的一支劲旅，尤其在漆画、水彩画创作上有鲜明优势。所有这些都为这次展出作品的遴选提供了丰富资源，使展览有了蔚为大观的面貌。为突出展览主题，从今年春天开始，厦门市还专门组织一批画家进行长卷《鹭海新颜》的创作。这幅作品是为堪称“中国美术第一墙”的中国美术馆圆厅正面展墙“量身定制”的，在35米长、2.4米高的画卷中，厦门人文历史特色和城市建设新貌尽收眼底。画家们以写意笔墨勾描物象，以青绿着色渲染氛围，为城市山水画创作增添新彩。

厦门入画总相宜，是因为这座城市本身就是一幅流动的、立体的、不断蓬勃生长的画卷。从昔日的海滨小城，到今日的高素质高颜值现代化国际化城市，厦门在改革开放春风吹拂下，在经济建设上创造了令人瞩目的“特区速度”。此次展览以“蓝图远见”为序篇，从发展之美、生态之美、生活之美、人文之美、交融之美5个维度，展现厦门这座城市的不同侧面，让观者从画卷中观览城市发展速度，于烟火中感受民生温度。在画家眼中，城市建设的火热场景令人动容，例如厦门港的航线通达五洲，即将落成的翔安国际机场和厦金大桥（厦门段）构成了点、线、面交织的风景；创新驱动的产业升级，迸发出高质量发展蓬勃活力，也展现出与世界交流交往的姿态。厦门的“高颜值”并非仅靠天成，还有赖于当下的精心呵护与智慧治理。筓筓湖的蝶变、环岛路的绿带、军营村的新貌，以及鼓浪屿的绿荫等，都让画家们流连忘返、挥毫不止。透过一件件画作，观者能触摸到这座城市深厚的底蕴和多元包容的文化肌理。同时，通过深入生活、现场写生，画家们对这座城市的劳动者、建设者、奉献者有了近距离的感受与认识，展览中展现的生产建设、科技攻关等场景，便体现了这座城市主人翁的付出，折射出奋斗拼搏的精神力量。

四十五载岁月奔流，厦门风光时代焕新；春色繁花抒写不尽，人民城市丹青可证。期待涌现更多精品佳作，用真情为城市立传、为时代铸魂。



▲青青家园（中国画）李汉平

本版邮箱：msfk@peopledaily.cn
本版责编：徐红梅 吴艳丽
题图设计：赵俊汝

正在南京博物院举办的“云飞扬：西汉广陵漆器文化与艺术”特展上，来自湖南省博物馆、扬州博物馆等10家文博机构的100多件（组）作品集中亮相，呈现了漆器之于人们物质生活与精神世界的多元作用。近年来，从安徽到上海，从湖北到广东，各地漆艺展密集涌现，虽主题各异，却不约而同形成一种共识：漆艺是承载审美意识、物质技术、文化交流等的重要载体，其当代价值需要关注和研究。

早在七八千年前，浙江跨湖桥的先民便已割开漆树树皮，将流出的汁液涂刷在弓上，拉开中华漆艺的发展序幕。漆膜坚硬耐磨，又能防潮防腐，因此漆器成为古代中国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器物。从商周时期的漆豆、汉代的羽觞，到唐代的螺钿琵琶、宋代的素髹雅器，再到明清的御制漆器，漆艺在数千年发展中逐步形成素髹、雕漆、螺钿、戗金、描金、填漆、款彩等数十种工艺。素髹一色到底，以漆质本身的温润光泽见长；雕漆运刀如笔，在厚漆层上雕刻出山水人物，刀痕深峻，层次分明；螺钿以螺壳蚌片嵌于漆面，流光溢彩；戗金以针划出纹样，再以金粉填入沟槽，线条细劲，暗处隐现金光……千变万化之美使漆艺跨越数千年而绵延不绝，并传播至东亚与东南亚，成为中华文明独特的美学印记。

当下，漆艺在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中，逐渐走入日常生活并受到大众喜爱。茶席上的素髹茶器，以宋式单色漆面呼应着当代人对克制与宁静的审美向往；漆珠饰品让漆艺融入时尚穿搭；汽车内饰中的大漆饰板，为出行空间增添一抹东方意蕴。多领域的跨界拓展之所以能受到人们认可，不仅在于漆艺回到当下日常场景，于使用中与人产生情感联结；更在于它所携带的美学基因并非被简单复制，而是经由当代设计语言转换，呈现出新的美感。当漆艺以新形态落地，恰好与当下人们对真实触感、个性表达与手作温度的渴望形成共振。

与此同时，漆艺正通过非遗工坊和体验空间走向更广泛的受众。在福州、扬州、成都等传统漆艺重镇，一批由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主持的漆艺作坊延续着师徒相授的古制，同时面向漆艺爱好者开设课程，让他们亲身参与髹涂、打磨、推光等工序。北京、上海、杭州等城市也涌现不少漆艺体验空间，使这门原本工艺门槛较高的传统技

关注漆艺当代价值

彭潜心

艺变得可触可及。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进漆艺工坊，在反复髹涂与耐心等待中感受大漆“慢”的力量，这既是对快节奏生活的一种调和，也是与传统展开的一场跨时空对话。

展览唤起关注，生活催生需求，工坊培育热情，贯穿其间的，是当代人对这一古老艺术的再认识。漆艺之美，在色彩与光泽、在千万万方的工艺，更在时间的沉淀。一件漆器需经历制胎、裱布、刮灰、髹漆、推光等数十道工序，耗时数月乃至数年方成。器物一旦制成，又能保存千年，光泽如新。这种“与时间同行”的特质，正是大漆千百年来未曾改变的“本”，在与人的长久相处中，呈现出一种持续的、有生命力的美。

如今，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走进高校课堂，当代艺术家入驻漆艺工坊，跨媒介、跨文化的漆艺交流日益频繁，年轻一代在继承传统技艺的同时，不断探索漆艺在雕塑、装置、公共艺术等领域的新可能。不论形态和面貌如何变化，坚守漆艺的工艺温度和美学精神，这一抹温润的东方之色才能在新的传承中焕发活力。